

中国散文学会

向全国散文爱好者

特别推荐

人生
聖燮

中国散文学会 周明 红孩 / 主编

永远的温情

胡适 / 记辜鸿铭

杨绛 / 写《围城》的钱钟书

余光中 / 文章与前额并高

贾平凹 / 读张爱玲

齐如山 / 梅兰芳的为人

张中行 南怀瑾 贾平凹等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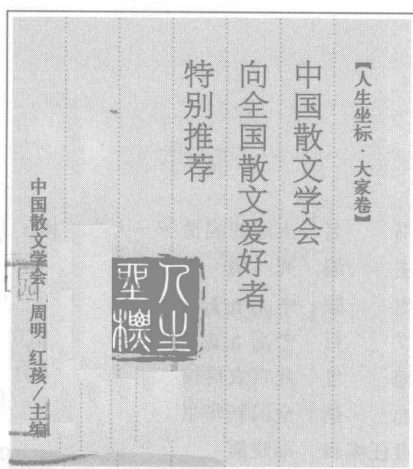
胡适
丰子恺
老舍
梁实秋
张中行
南怀瑾
余光中
刘心武
徐城北
贾平凹
梁漱溟
罗家伦
俞平伯
吴作人
季羨林
丹晨
高尔泰
胡天培
卞毓方
张昌华
梁衡
熊召政
叶兆言
齐如山
刘海粟
郑振铎
罗常培
艾青
杨绛
黄苗子
钱谷融
汪曾祺
许渊冲
姜德明
谢冕
王东明
程永明

中国文联出版社

胡 适
丰子恺
老 舍
梁实秋
张中行
南怀瑾
余光中
刘心武
徐城北
贾平凹
梁漱溟
罗家伦
俞平伯
吴作人
季羨林
丹 晨
高尔泰
胡天培
卞毓方
张昌华
梁 衡
熊召政
叶兆言
齐如山
刘海粟
郑振铎
罗常培
艾 青
杨 绛
黄苗子
钱谷融
汪曾祺
许渊冲
姜德明
谢 冕
王东明
翟永明

张中行 南怀瑾 贾平凹等 / 著

永远的温情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的温情：人生坐标大家卷 / 中国散文学会编.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059-6345-0

I. 永… II. 中…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2762 号

书 名	永远的温情——人生坐标·大家卷
主 编	周 明 红 孩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鄢晓霞
责任校对	陈玉玲
责任印制	刘秋月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盛世双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345-0
定 价	1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从文字出发(前言)

人来到世界,有多种目的。最基本的目的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另一种是间接的。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认识世界呢?也有两种,一种是生存的需要,另一种是审美的需要。这就是说,人只有掌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的美好,使我们的生活拥有更高的质地。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学习。要学习,就离不开文字,尤其离不开美的文字。我们这里所说的美的文字,不是指书法中的文字,而是指字与字相连组合成的文章。离开了文章,单纯的字写得再好,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文章人人可以写,但高低上下差异往往很大。想想我们为什么要看前人的作品,要看名家的作品?除了他们对文字的熟练运用,编织成美妙的句子外,关键是在字里行间抒发了他们的人生志向和丰富的思想追求。

一篇好的散文,往往就是人生立志的座右铭。不论是记人还是记事,其内容最终总是把人引向崇高。我不相信人生没有坐标,不同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人生坐标。在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或许不能要求每个人向三十年前那样都统一在同一个人生坐标下,去生存去生活。但这也不是放任自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社会是一个大机器,它的运转总是有一定的规律,谁背离这个规律,就会影响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这里所说的规律,必然涉及人生目标、爱情生活、伦理道德,这些

东西最终都会吸附在我们的肌体与灵魂中。我们就像这个庞大机器的每一个部件,以自己的方式,推动这个机器不断向前运转。

名家的产生有两条,一条是他对文字的贡献,另一条是他对思想的贡献。哪怕他写的作品不是大题材,只是花鸟鱼虫、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人情冷暖,我们都会惊奇地发现,在文字的背后,一定会有他们卓然不同的思想品质。这些品质的东西,宛如灿烂群星,镶嵌在人生的坐标上,每每让我们仰望,都会带来心灵的抚慰与激荡。

如果名家的作品,再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那么那样的作家就该是大家。我们呼唤大家,我们也关注那些后起的新秀。在人生的坐标轴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支点,理想追求。人生不完全是写出来的,更需要如何去做。反之,有了丰富的人生,不知如何去表达,便失去了人与社会共鸣的可能。

这就给散文写作者出了个难题,散文究竟怎样写。我们的回答:一是看看前人怎样写;二是看看前人还有哪些没有写;三是不适合自己的坚决不写。所谓看看前人怎样写,主要是看他们的技法。而最容易比较的就是看同题和题材相近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选编了这套“人生坐标”丛书,目的在于既阐释名家对人生的态度,给读者以启迪,同时又对散文写作者提供创作借鉴,使散文爱好者得到对美的欣赏与共鸣。至于对人生成长的影响,那就要看个人的感受了,我们希望您看后多少能有所启发。那样,我们的努力就值得。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由于时间仓促,有个别作者没能及时联系上,望看到此书后,尽快告之地址,以便寄送样书和稿酬。

(Email: honghai1967@ sina. com)

周明 红孩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目 录

一点点认识

记辜鸿铭	胡 适	002
我的一位音乐教师	丰子恺	007
一点点认识	老 舍	010
梁启超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	012
胡博士	张中行	014
人间随处有乘除	南怀瑾	018
文章与前额并高	余光中	022
难忘怀的一杯酒	刘心武	030
永远的太老师沈从文	徐城北	032
读张爱玲	贾平凹	035

元气淋漓

回忆蔡元培先生	梁漱溟	038
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罗家伦	041
诤友	俞平伯	054
刚正不阿	吴作人	059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羨林	067
顾准与《顾准日记》	丹 晨	078

常书鸿先生	高尔泰	085
俞平伯的风骨	胡天培	090
大学者与“土包子”	卞毓方	091
清华校长罗家伦	张昌华	094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 衡	100
张居正用人之道	熊召政	106
顾颉刚	叶兆言	109

永远的温情

梅兰芳的为人	齐如山	114
回忆吴昌硕	刘海粟	119
永在的温情	郑振铎	126
我与老舍	罗常培	132
忆白石老人	艾 青	136
写《围城》的钱锺书	杨 绛	143
启功先生二三事	黄苗子	156
曹禺先生追思	钱谷融	162
闻一多先生上课	汪曾祺	168
名师	许渊冲	171
笑声泪痕	姜德明	179
这颗心燃烧了一百年	谢 冕	182
赵元任夫妇二三事	王东明	186
无言的诉说	陈漱渝	189
林徽因在李庄	翟永明	195

梁启超的一次演讲·梁实秋

胡博士·张中行

文章与前额并高·余光中

永远的太老师沈从文·徐城北

读张爱玲·贾平凹

一点点认识 >>

记辜鸿铭

胡 适

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我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 (Mon. Demieville) 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先生，法国的□先生、徐墀先生，和我；还有几位，我记不得了。这一晚的谈话，我的日记里留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今天我翻看旧日记，想起辜鸿铭的死，想起那晚上的主人王彦祖也死了，想起十三年之中，人事变迁的迅速，我心里颇有不少的感触，所以我根据我的旧日记，用记忆来补充他，写成这篇辜鸿铭的回忆。

辜鸿铭是向来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在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

这一晚，他先到了王家，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我进来和他握手时，他对那两位外国客人说：Here comes my learned enemy，大家都笑了。

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癫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 “Cranky

Hsu”和“Crazy Ku”的两个绰号。

一会儿，他对我说：“去年张少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一时想不起好对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句，你对的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我也笑了。

他又问：“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我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我们又大笑。

他在席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这也是老年人说往事的普通毛病。

安福系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对于许多留学生之获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本人不必到场，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兜卖的人拿了文凭去，还可以变化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 Wu Ting，第一次可报“武定”，第二次可报“丁武”，第三次可报“吴廷”，第四次可说江浙方音的“丁和”。这样办法，原价二百元的，可以卖八百元了。

辜鸿铭卖票的故事确是很有风趣的。他说：“□□□来运动我投他一票，我说：‘我的文凭早就丢了。’”他说：“谁不认得你老人家？只要你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我说：“人家卖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元。”他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三百。”我说：“四百块，少一毛钱不来，还得先付现款，不要支票。”他要还价，我叫他滚出去。他只好说：“四百块钱依你老人家。可是投票时务必

请你到场。”

“选举的前一天，□□□果然把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还再三叮嘱我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列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功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

“□□□听说我回来了，赶到我家，大骂我无信义。我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们来！’那小子看见我的棍子，真个乖乖的逃出去了。”

说完了这个故事，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的孔教会要我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

一会儿，辜鸿铭指着那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了。他说：“先生们，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先生，你的□□报上还登出□□□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边，桌上堆着一大堆书，题做《□大总统著书之图》！呃，呃，真羞煞人！我老辜向来佩服你们贵国，——La belle France！现在真丢尽了你们的 La belle France 的脸了！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文学博士，也还不怎样丢人！可怜的班乐卫先生，他把博士学位送给□□□，呃！”

那两位法国客人听了老辜的话，都很感觉不安，那位□□报的主笔尤其脸红耳赤，他不好不替他的政府辩护一两句。辜鸿铭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

“Monsteu□，你别说了。有一个时候，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你等一等。’你就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就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霉了，你的影子也不上门上来了。”

那位法国记者，脸上更红了。我们的主人觉得空气太紧张了，只好提议，大家散坐。

上文说起辜鸿铭有一次要在法庭控告我，这件事我也应该补叙一笔。

在民国八年八月间，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登出了一段《随感录》：

《辜鸿铭》 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这段话是高尔谦先生告诉我的，我深信高尔谦先生不说谎话，所以我登在报上。那一期出版的一天，是一个星期日，我在北京西车站同一个朋友吃晚饭。我忽然看见辜鸿铭先生同七八个人也在那里吃饭。我身边恰好带了一张《每周评论》，我就走过去，把报送给辜先生看。他看了一遍，对我说：“这段记事不很确实。我告诉你我剪辫子的故事。我的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给一位苏格兰教

士,请他照管我。但他对我说:‘现在我完全托了□先生,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稣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我到了苏格兰,跟着我的保护人,住了许多时。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想着父亲的教训,忍着侮辱,终不敢剪辫。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往伦敦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顽皮,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的可爱。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我就说:‘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她笑了;我就借了一把剪子,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了给她。”

“这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从来没有不拜的。”他说时指着同坐的几位老头子,“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可曾不拜万寿牌位?”

我向他道歉,仍回到我们的桌上。我远远的望见他把我的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我们吃完了饭,我因为身边只带了这一份报纸,就走过去向他们讨回那张报纸。大概那班客人说了一些挑拨的话,辜鸿铭站起来,把那张《每周评论》摺成几叠,向衣袋里一插,正色对我说:“密斯忒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院控告你。”

我忍不住笑了。我说:“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开我玩笑,还是恐吓我?你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我说了,点点头,就走了。

后来他并没有实行他的恐吓,大半年后,有一次他见着我,我说:“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他正色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我的一位音乐教师

丰子恺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门进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

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看不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

一点点认识

老舍

恨水兄是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因为文协的关系，我才认识了他，虽然远在十几年前就读过他的作品了。

廿八年，文协推举代表参加前线慰劳团的时候，理事会首先便提出恨水兄来，因为他是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可惜，他的笔债太多，无法分身，文协才另派了别人。那时候，我记得我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和我一同到西北去，因为我晓得他是个可爱的朋友。

假若那次他能和我一同在西北旅行半年之久，我想在今天必能写出许许多多关于他的事来，而感到骄傲。那个机会既失，我现在只好就六年来的时聚时散中，提出我对他的一点点认识了：

(一)恨水兄是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病。这，在别人看，仿佛就有点“狂”。但是，我说，能这样“狂”的人才配作文人。因为他的“狂”，所以他才肯受苦，才会爱惜羽毛。我知道，恨水兄就是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所以，我称为真正的文人。

(二)恨水兄是个真正的职业的写家：有一次，我到南温泉去看他，他告诉我：“我每天必须写出三千到四千字来！”这简单的一句话中，含有多少辛酸的眼泪呀！想想看，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要写